總字數：8088

通緝犯

楔子

最近，一則國際新聞佔領了媒體的頭版頭條，我們的記者好久沒有這麼興奮過了，電視台馬拉松接力般的在連篇累牘地報導，每個整點都在更新最新的進展。我一直在關注這則新聞，因為電視畫面中不時地閃過幾處我非常熟悉的場景，那是我曾經在那邊做田野調查時候生活過的地方。

一邊聽著新聞主播字正腔圓的播報，我一邊打開一個不久前剛剛拿到的箱子。裡面其實是我落在別處的幾十本小說，一個朋友千里迢迢幫我帶了回來，我約莫記得裡面是幾本東野圭吾，幾本萬城目學，幾本張大春，幾本莫言，似乎還有幾本魯迅。我的導師曾經跟我這樣說，要想把文章寫得好看，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讀小說，於是我從家裡的書架上隨機裝了幾十本小說，帶去田野地，閒暇的時候讀來消遣用，順便培養一下語感，但很不幸，或許是因為中文水平實在有限，寫出來的報告總是一言難盡，導師讀了我的報告之後，寫了這樣一封郵件：「還是多讀一讀正經的學術論文吧。」

現在趁著剛好有時間，就把這些小說一一歸位到書房的書架上。出人意料的，從箱子裡掏出一個牛皮紙袋，摸上去四四方方，似乎裡面是一本厚厚的、開本很奇怪的書，我不記得當初有這樣處理我的那些書呀？帶著無盡的疑惑，我拆開牛皮紙袋，裡面赫然是一疊捆紮得嚴嚴實實的美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共十萬，嶄新的十萬美金。我的心跳猛的加速，可以百分之百確認這不是我的錢。

耳邊繼續傳來新聞主播對於國際新聞的敘述，抬眼看了看電視機裡閃過的幾幀熟悉的畫面，不禁讓我想起之前在中國南方邊境小城遇到的一個人，我似乎明白了這十萬美金的來歷。

認識他的人都叫他「小木拉」，但是由於當地非常濃重的口音，事實上我當時並不知道究竟是哪三個字，所以我用「小木拉」來代替。我見過小木拉三次，準確地說，應該是兩次半，第三次只是匆匆地打了一個照面，後來的事情，我是

聽人轉述的。

那時候我在中國南方的一個邊境小城做田野調查，當時還是新冠疫情最為肆虐的辰光，中國政府嚴格的邊境管控，再加上時不時由於確診病例所引起的封城，我的田野工作做得七零八落。空閒的時間，我常常會去小城唯一一間健身房跑步，居然成功地減了肥，但隨著疫情的加劇，健身房老闆毫無徵兆地關門大吉，提桶跑路，原本在邊境做生意的外地客商，也紛紛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還算熱鬧的小城，幾乎在一夕之間變的冷冷清清、空空蕩蕩，只剩下那些離不了家的本地人，還在邊境地區堅守著。

就在這樣一個大家都紛紛要離開的時間點，小木拉來了，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小木拉。

保時捷和阿香

小木拉的出現跟另外兩人有關係——張哥和孫老闆

張哥是我的房東，他沒有唸過大學，甚至高中都只上了幾個月，就早早地跟著父親四處做生意。從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到越南、緬甸，甚至是無比神秘的朝鮮，他都去做過生意，最終落腳在南中國的這座邊境小城。老張，也就是張哥的父親，早早地就賺夠了錢，把生意交給了兒子，自己回到老家種地養老了。張哥是天生的做生意料子，接手父親的攤子之後，不消幾年就成為了本地行業的頭牌。相較於中國內地高昂的房價，邊境小城的房子終究是便宜，張哥捎帶手買了幾套房子，蓋了幾棟別墅，裝修好後，也不出租，就空著，我開他玩笑：「是為了『金屋藏嬌』麼？」，張哥笑笑，「不不不，我這是『狡兔三窟』。」

由於生意上的往來，張哥認識我的父親，在得知我會在這個鳥不拉屎的山溝溝裡寫博士論文之後，就大手一揮，反正別墅也空著，就住在他的某一棟別墅裡吧。這樣的熱情著實把我嚇壞了，盛情難卻之下，我挑了一間張哥名下最小的公寓住了下來。

孫老闆則是我在邊境遇到的另一個妙人，中國北方一所著名高校日語系畢業，被譽為我來之前本地學歷最高的人。因為有極高的語言天賦，自學了東南亞國家

的三四門語言，再加上中、日、英三語，孫老闆縱橫東南亞小十年，江湖人稱「東南亞小王子」。在江湖中闖蕩了小半輩子之後，遇到了現在的夫人——一個美麗的越南姑娘，於是就在這個邊境小鎮住了下來，做一些通關貿易的生意。

在一次偶然的交談中，我發現張哥、孫老闆和我，三人居然是同一年出生，相同的年紀，卻走在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但卻甚為奇妙地在這樣一個邊境小城裡結識，大家也都覺得非常不可意思。

我們偶爾會聚在孫老闆的店舖裡喝茶，但隨著疫情的日漸嚴峻，張哥和孫老闆的生意日漸停擺，我的研究工作也隨之暫停，三人在店舖裡從喝茶逐漸演變成了喝酒，終於有一天，張哥忍受不住平淡的生活，決定回到老家避避風頭，陪老爺子種種菜，打發打發時間，等到疫情好轉了再回來。

就在張哥離開之後的第三天，小木拉來了。

我平常起得很晚，因為我睡得也很晚，那天是被手機鈴聲吵醒的，是孫老闆。

「博士啊，起床沒？」

「沒呢。」我看看時間，「我才剛睡著不久，怎麼了？」

「我有個朋友今天剛過來，一起吃個午飯唄？」

「好呀，正愁著不知道吃什麼呢。」

簡單地洗漱之後，就到了約定的餐館，除了孫老闆和他的越南夫人之外，座位上還有兩個年輕人，那就是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小木拉，以及他的女朋友阿香。這是我第一次見小木拉。

小木拉高高瘦瘦的，和身邊矮胖的孫老闆形成了有趣的對比。斯斯文文的，帶著一副年輕人中幾乎沒見到有其他人戴的金絲框眼鏡，不好意思，當下我居然在腦海中閃過「斯文敗類」這個成語。

經過交談得知，小木拉比我和孫老闆還要年輕幾歲，原先在中緬邊境做生意，由於疫情的緣故，那邊封城嚴重，生意完全做不下去，一個衝動之下，把身邊能帶走的家當都打好包塞進車裡，帶著女朋友，趁著疫情稍緩的當口，一口氣繞了

一千公里來到了本地，投奔孫老闆，準備在這裡東山再起。

小木拉說起自己的經歷，兩眼放光，神彩奕奕，阿香——小木拉的女朋友一臉微笑地看著自己的男朋友，眼神中滿是崇敬。

「可是，我們這裡也沒有好到哪裡去欸，前段日子還好，最近也是疫情越來越嚴重，每天都有從國外輸入的病例，估計也在封城的邊緣試探。」我總是說一些煞風景的話，不曉得這樣講會不會打擊到小木拉的豪情壯志。

「我知道，我來之前也和孫老闆討論了好久，但是你不知道我們那邊的情況，生意停擺了，大家日子真的難過，這邊再差總也比我們那邊好吧，相信我的眼光和我的判斷，生意到哪裡都是做，我看這邊就非常好，孫老闆，你說，是不是？」

孫老闆邪魅地笑了笑，低頭喝了一口酒，小木拉或許還不知道，孫老闆的生意也因為疫情的緣故停擺了好久了，但整天和孫老闆在店舖裡喝酒聊天的我對這個情況瞭如指掌。

阿香看起來比小木拉還要更年輕幾歲，薄弱的身子，清秀的臉龐，一副天真無邪，與世無爭的樣子。她和孫老闆的越南夫人很快地就聊得火熱，看起來至少融入本地的生活，不存在太大的問題。

酒足飯飽之後，小木拉帶著我們到了停車場，打開了他的座駕——一輛保時捷的車門，從裡面拿出兩盒禮品，是雲南的精品松茸和陳年普洱，我和孫老闆一人一份。

「小木拉，生意做得不錯啊，保時捷可不便宜啊，你在那邊，該不是做販毒的生意吧？」孫老闆開起了玩笑。

「哪裡哪裡，跟你孫老闆比，我這種都是小生意。你看車裡的東西，我可是一路逃難過來，還得請你孫老闆，多多提攜呢！」

小木拉的保時捷裡，塞滿了各種物品，甚至連床墊和被褥也一併塞了進去，看得出來，確實是一場「逃難」似的行程。輾轉千餘公里，車子的外表積累了厚厚的一層泥漿，妥妥的「敘利亞成色」，這輛價值超過百萬人民幣的座駕，看起來也需要接受一場接風洗塵之禮才是。

我要在這裡幹票大的

第二次見小木拉，也是孫老闆組的局。

上一次飯局之後，孫老闆帶著小木拉和阿香熟悉了本地的環境，也告知了目前本地在面臨疫情反復侵擾下的現狀。孫老闆力勸小木拉可以再三斟酌一下，畢竟像他這樣的老江湖，面對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險峻環境，都是這麼得束手無策，更何況是年輕了幾歲的小木拉呢。年輕的小木拉頭很鐵，依舊顯得信心滿滿，主張要在這裡捲土重來，東山再起。

還是在上一次的餐廳，還是孫老闆，他的越南夫人，小木拉，阿香，再加上我，一共五人。酒過三巡，剛剛經歷了上千公里的「逃難之旅」，沉澱幾天之後，力圖東山再起的小木拉，顯然開始動情了，金絲鏡框後面的雙眼，因為酒精的緣故逐漸開始渙散，但是因為夢想，又隨即變得炯炯有神。小木拉開始講起了他的輝煌歷史。

「我在緬甸，蓋了三棟樓，招了 100 個員工，你不要問我是幹什麼的，我也不會告訴你，但我可以跟你透底，我賺了很多錢。我沒有讀過書，十二歲，十二歲我就出來闖蕩江湖，十八歲，我就賺到了第一個一百萬，當然，賺得多，我花的也多，但是沒事，錢很好賺，只有花得了錢的人，才能賺得到錢！」

「那你準備來這邊做什麼呢？這邊可不比緬甸，蓋樓可是要花很多錢的唷。」在邊境地區待久了，三教九流的人見得也不少，遲鈍如我，也逐漸學會了打蛇隨棍上，乘著興頭，問起了小木拉今後的打算。

「博士，你問得好，我打算走兩條路，第一條是進口水果，第二條是做電商。」

看來小木拉確實是做過了很好的前期調查工作，商人敏銳的直覺，在短短幾天內就抓住了重點，坦白地說，這兩點跟我這個局外人得出的結論，驚人的一致，只是我花了好幾個月做田野才梳理出這兩點，而小木拉只用了幾天。

「那你準備怎麼做呢？」

小木拉笑了，喝了一口白酒，繼續描繪著他的宏偉藍圖：

「我先告訴你我在中緬邊境是怎麼做的。想必博士你也瞭解過，說起來是進

口水果，聽起來都是合法合規，其實說白了就是走私。當然，這並不代表貨物有問題，只是這樣不用繳稅，省錢、省時間，賺得更多而已。我在邊境搞好關係，比如說海關關口今天凌晨交班，那我就打點好關係，讓換班的時候出現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空檔，這時候我就讓我的貨車，在這一兩個小時的時間裡面迅速的開過關口。」

「如果一次就走一輛車，恐怕你也不需要這麼大費周章吧？」

「很好，博士，你已經開始上道了。當然不可能一次只走一輛車，走一輛車我也不會需要空出那麼一兩個小時的空檔時間。我一次就要走一個車隊，當然，這樣一來我需要付出去打點關係的錢，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實話實說，跟賺得錢相比，終究還是少數，終究還是值得的。」

「那你這樣走的貨，一次性能銷得出去麼？量少還可以，量多的話，恐怕沒有那麼容易吧？」

「如果你畢業之後找不到工作，我看可以在這裡跟著孫老闆一起做生意了。」小木拉笑著跟我碰了杯，繼續說道，「你說的沒錯，每天都有大量的貨進來，你比如說榴槤啊之類的水果，是需要冷凍的，所以我在邊境買了地皮，蓋了倉庫，貨進來就直接入庫，下游有訂單來，再一次性出庫。只有這樣，才能賺得到錢。」

經過小木拉的介紹，我才知道，原來市場裡很多冷凍的雞爪、雞翅、豬下水，都是通過這種方法走私進到了中國市場。

「不過，博士你也不用太擔心，我可以向你保證，這些貨，我們行話叫做『冰激凌』，質量上絕對沒有問題，這些貨都是從歐洲的屠宰場裡拿來的，那些老外都不吃，就被我們用極低的價格拿來，集裝箱運到越南、緬甸，再進口到了國內。老外這些東西都不吃，那個成語叫什麼來著？」

「暴殄天物」，一旁的阿香接話道。

「對對對，暴殄天物，要我說啊，老外真的是浪費，好好的東西丟掉，太浪費了。」

說完了進出口，我還準備問一問電商的計畫，但不知為什麼，原本侃侃而談的小木拉面對這個議題的時候，則顯得諱莫如深，只是講了自己準備弄個工作室，

招個幾十個員工，趁著中國國內現在電子商務的東風，好好地幹一票大的。

小木拉問我和孫老闆這裡是否可以租到可供他開工作室的場地，既然現在海關管得嚴，進出口的貿易暫時無從搞起，那不如就把電商網店的平台弄起來，剩下的，看市場環境的變化，再慢慢搞。

我和孫老闆不約而同地想起了那個遠在老家陪老爺子種地的張哥，就把張哥的聯繫方式推薦給了小木拉。當時我單純地認為，小木拉要弄所謂的「電子商務」，只不過是簡簡單單地在網路上賣水果，但是從後面的事態發展來看，我的確還是道行太淺，很多事情都想得太簡單了。

這就是我第二次見小木拉的場景。

把手握數處房產的張哥介紹給小木拉之後，我也就沒有再去理會他們的生意經，趁著沒啥事，認認真真寫我的田野筆記，構思我的博士論文。阿香倒是來找過我一次，藉由阿香之口，我稍微瞭解了後來的故事。

張哥有一間河邊的三層別墅，疫情前剛剛裝修完畢，小木拉準備將其租下，一層當作自己的電商工作室，二層是員工宿舍，三層則是他和阿香的居所。反正房子閒置著，張哥爽快地答應了，並且很厚道地開了一個非常划算的價碼，小木拉也是爽快人，一次性就把一年的租金全部付清，阿香也就非常開心地和小木拉搬進了那座環境非常優美的河邊別墅，暢想著自己再一次成為老闆娘的生活。

「那麼，你來找我，是做什麼呢？」聽完阿香的敘述之後，我遞給他一罐可樂，問道。

「哦，我是來找你借小說看的。」

借小說看？這倒是一個意料之外的回答。阿香高中畢業就跟了小木拉，風裡來，雨裡去的，也吃了不少苦頭。前幾年兩人做生意發了點小財，生活總算好了起來，結果遇到疫情，積攢的資本，又留在了中緬邊境。雖然一直在商海浮沉，江湖飄浮，但阿香居然也是個文藝青年，喜歡看村上春樹，聽孫老闆的越南夫人

講起我這裡有一堆書，便前來看看有什麼是她可以讀的。反正房子剛租下，生意也沒開始弄，有大把的閒暇時間可以打發。

做邊境貿易的人，一個個都這麼深不可測的麼？自從來到邊境地區之後，所遇到的人一個個都自帶故事，簡直是臥虎藏龍，著實給我這個一直在象牙塔裡待著的書呆子，帶來了不小的震撼教育。

我愉快地幫阿香挑選起了書，找了個箱子，把當初從家裡帶來的小說一股腦地都裝了進去。

「這些書應該夠你看一陣子了。」我幫忙把箱子放進那輛經過清洗已經煥然一新的保時捷，一本正經地對阿香說道。

「哈哈，博士，難道你就不擔心我根本看不懂這些書麼？」

好問題，我只顧著向阿香推薦書架上的小說，倒是真的沒有想過她是否真的愛看這些書，就在我尷尬地不知道怎麼回應時，阿香笑道：「開玩笑的，我記得你剛才說的，東野圭吾是寫推理小說的，萬城目學的文字很有趣，莫言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魯迅，我高中學過的！那這些書就先放在我這兒，我看完了再還給你。」

通緝犯

我和小木拉的最後一次見面，或者是最後半次見面，是在他和阿香搬進別墅之後不久。

邊境小鎮能吃的東西著實不多，當地人的口味偏東南亞風格，清淡中帶著些許酸口，再加上諸多神奇的香料，很是複雜，我自始至終都沒有完全適應那裡的口味。於是，就和當地的中學生們一樣，總是愛往本地唯一一家漢堡店跑，吃點炸雞、薯條等拉圾食品，權當改善一下伙食。

跟往常一樣，我興致勃勃地前往漢堡店，心裡盤算著一會兒該吃一個什麼味道的漢堡，還沒等我打開漢堡店的門，一男一女兩個人急匆匆地從門裡衝了出來，在我還在糾結要不要罵三字經的時候，發現兩人正是小木拉和阿香，兩人見了我，也是一愣，欲言又止，時間靜默了三秒鐘之後，兩人還是衝向了停車場。

我呆呆地看著他們小跑了幾步之後，阿香彷彿想到了什麼似的，掙脫小木拉的手，跑向我，說：「你借我的那箱書」，阿香頓了一下，意味深長地說，「你，檢查一下。」我費解地看著阿香，隨即望向幾步之外的小木拉。小木拉聽了阿香的話，也隨即對著我點了點頭。說完，他倆快步走向停車場，上了那台保時捷，以非常快的速度消失在了街道的盡頭。

這是我第三次見小木拉，也是最後一次。

那天之後，小木拉和阿香離開了本地，不知所蹤。我問孫老闆，小木拉去哪兒了？孫老闆表示他也不知道，但總顯得諱莫如深，彷彿在隱瞞著什麼。

我問孫老闆的越南老婆，老闆娘倒是八卦得很，告訴我：「哎唷，我和你說，你想都想不到，小木拉是通緝犯。」

「通緝犯？」我有點懷疑身為越南人的老闆娘她的中文水平，「真的假的咧，通緝犯欸？電視裡演的那種？警察叔叔說抓到會給錢的那種？」

「哎唷，我騙你幹什麼？」老闆娘繼續八卦，「我和你說，那天我和阿香吃飯，阿香說小木拉有一天接到電話，是內地的警察打來的，說他們在緬甸做了壞事，如果不回去自首，就發通緝令了。」

「有沒有這麼誇張啊，小木拉看著也不像壞人啊」

「哎唷，知人知面不知心啊，阿香看起來還不是楚楚可憐的？」

「你最近中文水平突飛猛進啊，成語都一套一套的。」

「哎唷，別開玩笑了，誰知道他們在緬甸做了什麼壞事啊。也不知道我們家老孫哪裡認識的他們，不要招來麻煩就好。」

「哈哈，那倒不至於，不過按照你們家老孫的過往經歷，估計他也在通緝榜單上。」

「滾滾滾。」

小木拉就這樣以一種非常戲劇化的方式，跟我枯燥的邊境生活產生了關聯，然後在一瞬之間又消失得無影無蹤。雖然令人覺得有些詫異，但畢竟是在邊境這樣一個蠻荒之地，發生各種離奇的事情，倒也並沒有那麼得讓人覺得意料之外，就如同每次在孫老闆的店舖裡喝茶的時候，明知道我不會抽菸，但每次見了我都會主動派菸給我的隔壁小胖說的那樣：「每一個來這裡討生活的人，都有著這樣那樣的過往。」小胖很年輕，才 18 歲，但我覺得他說這段話的時候，非常具有哲學家的味道。

我們的房東張哥也在不久之後得知了小木拉匆匆離開的消息，早就離開本地躲在老家的張哥打電話給我，既然小木拉已經預繳了一年的房租，而他回來住的機會也並不大了，張哥叫我不如直接住去那棟別墅吧，幫他看著點。

於是我就沾了小木拉的光，住進了那間風景極好的別墅。但是偌大的別墅，一個人住實在是有點滲得慌，享受了幾天之後，我還是老老實實窩回自己之前的小公寓裡，直到結束在邊境的田野工作。

不久之後，中國政府打擊緬北詐騙案件的新聞逐漸佔領了新聞的頭版頭條，各路傳媒連篇累牘的報導，連帶著把我曾經待過的那個邊境小城也挖了出來，這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小城鎮，隨著新聞的播報，逐漸被世人所熟知。

因為這些報導，我才第一次仔細研究了緬甸北部各方勢力的控制範圍，在查閱地圖的時候，突然一個地名映入眼簾——「勐拉」。原來跟我見過兩次半面的「小木拉」老闆，其實是「小勐拉」呀，這個「驚天大發現」不禁讓我啞然失笑，枉費我的研究多多少少還和東南亞相關，連「小勐拉」這個清楚得不能再清楚，明白得不能再明白的外號，都沒有搞清楚，說出去，得遭多少人嘲笑。

回想著電視新聞裡的種種說辭，這麼說來，難道「小勐拉」被傳言遭到通緝，莫非也是和緬北詐騙有關？不知道這位開著保時捷的小勐拉老闆現在還好麼？

正當我以為這只是我枯燥的田野生活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插曲的時候，一個電話卻將我平靜的生活徹底打亂。

尾聲

我在家裡收拾田野筆記的時候，突然接到房東張哥的電話，老小子說他最近回了一次邊境，收拾了一下別墅里的東西，發現我落了一箱東西在那兒，他剛好要回家，就順便一起帶回來給我。

一箱東西？接到電話的我有點摸不著頭腦，旋即恍然大悟，原來是當初阿香借走的那一箱小說。

張哥把那個小箱子拿給我的時候，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還麻煩他千里迢迢幫我帶回來，「其實你發個快遞回來就行了，不用這麼興師動眾，還要親自跑一趟，裡面就一些小說而已，又不是什麼寶貝，哈哈哈。」

張哥看著我，笑了一笑，拍拍我的肩膀，意味深長地說道：「一會兒你好好檢查一下，看看有沒有丟啥東西，我一打開，看到是你的書，就沒動了。」

「哈哈，這話說的，就幾本消遣看的小說，又不是一箱子錢，要是錢，我也不會馬虎到丟在那邊呀，你說是吧？」房東笑了一笑，囑咐我好好檢查一下，就開著車走了。

好好檢查一下？似乎當初阿香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也是這個意思？不就是幾本小說麼，有什麼好檢查的？我當下也沒有太在意，就把箱子丟在一邊，繼續整理我的田野筆記。

「中國政府嚴厲打擊緬北電詐案件。」

「中國政府對緬北開出三張通輯令。」

「中國政府從緬北接收四萬兩千餘名電詐份子。」

新聞主播嚴肅又甜美的聲音，又把我拉回到了現實，看著手裡的十萬美金，我不知道該如何處置。

我立刻打電話給張哥，張哥聽罷，笑著跟我說：「我不懂你在說什麼，我交

給你的只是一箱小說，其他的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去了警局，跟警官說了我的遭遇，警官給我到了一杯水，語重心長地跟我這樣說：「博士，論文寫不出來的時候，確實可能會胡思亂想，偶爾出去走走，散散心，就好了。」

我問了周圍一圈可能有方法聯繫到小勐拉的人，他們一個個都諱莫如深，彷彿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小勐拉這個人一般。

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十萬美金，只能原封不動地將它們捆紮好，塞回那個牛皮紙袋裡。

離開家的時候，這個牛皮紙袋被我放在了書房左側第三個書架從上往下數第三層的那些小說中間，左邊是張大春的《城邦暴力團》，右邊是莫言的《豐乳肥臀》。